

史家名著丛书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罗马帝国衰亡史

①

【英】爱德华·吉本 著 席代岳 译

[英]爱德华·吉本 著

罗马帝国衰亡史

①

席代岳 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 周殿富
总策划: 崔文辉
责任编辑: 武学
封面设计: SDDoffic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 / (英) 吉本 (Gibbon, E.) 著;
席代岳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12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SBN 978-7-80762-116-4

I. 罗… II. ①吉…②席… III. 罗马帝国—历史 IV.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251 号

书名: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
著者: [英] 爱德华·吉本
译者: 席代岳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 × 980mm 1/16
印张: 33.25
版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号: ISBN 978-7-80762-116-4
定价: 80.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316年，君士坦丁皇帝为纪念战胜马克森提
乌斯，在罗马修建这座凯旋门。





《地下墓穴里的殉教者》，19世纪画家朱尔斯·尤金·卢乃布作。画作表现基督教早期，一群信徒在地下的秘密聚会场所哀悼一位殉道信徒的情景。



| 罗马帝国衰亡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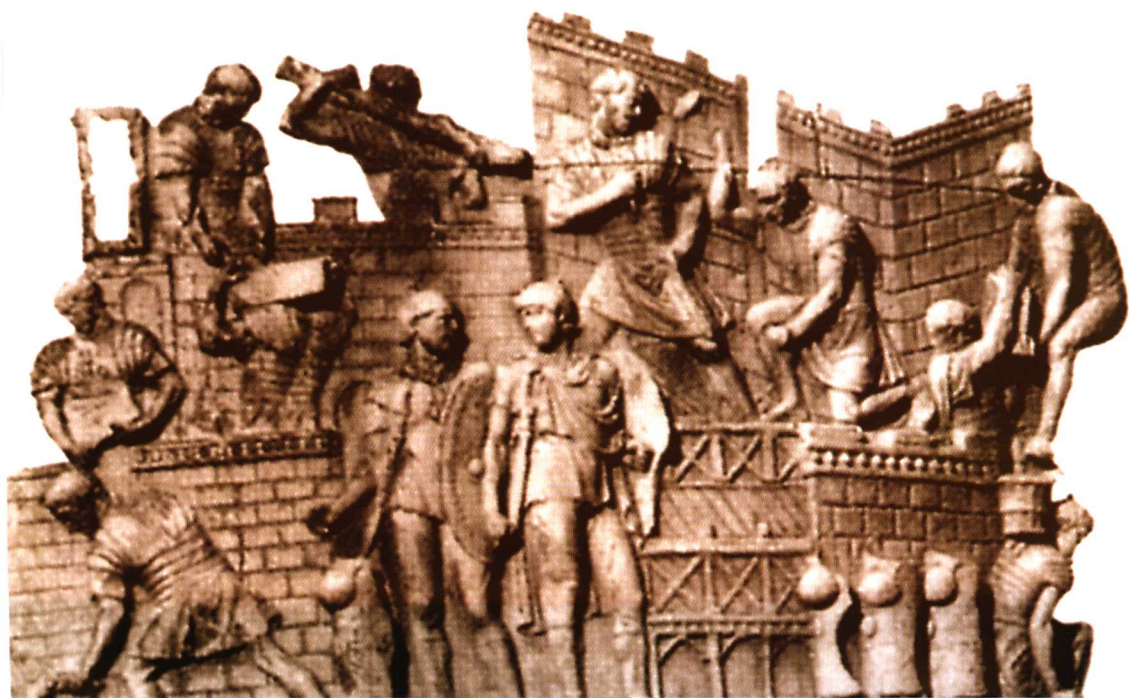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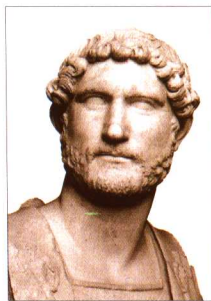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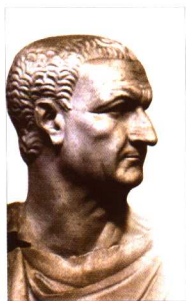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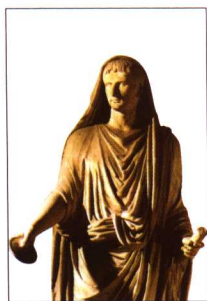
1					6
2	3	4	5		



1. 表现戴克里先皇帝及其共治者的雕像。四位皇帝被表现成手握佩剑、搂住肩头，象征着他们的团结。
2. 罗马钱币上的朱利斯·凯撒像。
3. 罗马钱币上的第度皇帝像。
4. 罗马钱币上的阿拉伯人菲利普皇帝像。
5. 象征罗马帝国的老鹰，鹰爪抓着胜利的象征。这个缟玛瑙浮雕制成于奥古斯都时期。
6. 罗马人的战斗场面，浮雕。

1. 安东尼王朝图拉真纪功柱上的浮雕。
2. 奥古斯都皇帝身穿罗马大祭司服装的雕像。
3. 韦斯巴芗皇帝像。
4. 图密善皇帝像，生动地表现出这位皇帝残忍多疑的性格。
5. 哈德良皇帝像。
6. 康茂德皇帝像。这位皇帝以虚荣和残暴著名，他喜欢在雕像中以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出现。
7. 马可·奥勒留皇帝像。





| 罗马帝国衰亡史 |



| 罗马广场复原图 |



编者前言

如果没有爱德华·吉本的煌煌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两千年的历史著作宝库便是不完整的。大陆史界一直勤勤恳恳地引介西方史学名著，然而时至今日，这部充满真知灼见的庞然巨著仍然只有仅为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节译本问世，不能不说史学译著的王冠缺少了一颗耀眼的珍珠。

在西方史学传统中，吉本属于从修昔底德和塔西佗开始的一系。这些史家非但具有生花的妙笔、叙事拟人的技巧以及好奇的心境，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从纷纭繁复的历史事件，把握内在的发展纹理。我们看修昔底德对雅典帝国主义日益走向末路的揭示，塔西佗对提比略以降罗马体制荼毒人性之内在本质的刻画，真是触目惊心，历历可辨。在此一方面，吉本从来不遑多让。他或许不及修昔底德的深刻，然而其气势磅礴庶几胜之；他可能没有塔西佗那般尖锐，然而其睿智机敏足堪比肩。要以数百万言的有限篇幅，梳理千余年罗马帝国衰亡历程的无限庞杂，唯有博大的心胸、如椽的巨笔方能胜任；对此，吉本正是游刃有余。他高瞻远瞩，纵横捭阖，把此一时代繁杂至无以复加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经济诸多因素条分缕析，挥洒勾勒，而凡此种种，皆服务于他那博大深切的主题——对罗马帝国衰亡历程的描摹及其原因的探索。以史为鉴可正身心，无怪西方一直将本著作作为人文教育的基本读物，或许不仅因其史家的洞见，亦因其对人性的深刻启迪吧。

对这样一部伟大的史著，大陆学界一直如饥似渴，亟欲饱览。幸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已请席代岳先生全文逐译出版，得遂寓目之快。我们此次推出的便是席代岳先生的译本，并在出书前做了必要的编辑工作。具体

情况如下:

一、席代岳先生的译文忠实典雅,颇有吉本遗风,故我们尽量不予改动,台湾的用语习惯(包括“的”字的用法)亦均保留。

二、在编辑之初,曾请席代岳先生校看一过,有所修订,主要是文气的贯通,亦略涉文字的补订。此类修订,除明显笔误之处而外,均已照改。

三、由于大陆与台湾不同的用语习惯,人名地名的译法差异颇大。对此,我们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孔令琴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卢挚飞先生进行了必要的文字处理,主要是按大陆的翻译标准统改译名,以大陆学界通行的译法为标准,无统一译法的则依名从主人原则,按有关资料厘定。

编辑出版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我们深感力有不逮,舛错失误所在难免。希望学界对我们的工作不吝指正,俾使再版时尽量臻于完善。

编者

2008年3月

导读

吉本与《罗马帝国衰亡史》

一、一部真正的经典之作

1776年2月17日,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 A. D. - 1794 A. D.)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首卷,在伦敦悄悄上市。这部书一上市就造成轰动,第一版五百册迅即销售一空。吉本后来在《自传》(*Memoirs of My Life and Writings*)中回忆其畅销盛况,说:

我不知道应如何来描述这部著作的成功……第一版在几天内即告售罄;第二版与第三版亦几乎难以满足要求;而书商的版权更两度遭到都柏林盗版商的入侵。我的书出现在每张桌子上,甚至几乎在每位仕女的梳妆台上。^①

一夕之间,吉本变成了英国艺文界的名人。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以下简称《衰亡史》)出版前,吉本在英国艺文界尚无文名,伦敦文坛似乎也未注意到他的文才。《衰亡史》的写作过程相当

^①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as Originally Edited by Lord Sheffield* (以下简称 *Autobiography*) (Oxford, 1907), p. 180. 吉本在书信中也多次提到《衰亡史》的畅销情形: J. E. Norton (ed.), *The Letters of Edward Gibbon* (以下简称 *Letters*) (London, 1956), ii, pp. 100, 109, 111, 112, 141. (编按: 本文之引文皆由作者杨肃献所译)

隐秘,知道吉本在进行一部巨构的人不多。由于毫无预期,英国艺文界对这部书有惊艳之感,并一致给予好评。一些主要文学期刊都竞相摘要刊登,以飨读者^①。著名文评家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 A. D. - 1797 A. D.)赞扬吉本的写作,誉之为“一部真正的经典之著”^②:

你何以能知道得这么多,论断得这么好,掌握你的主题、你的知识与你的卓越反思能力这么完全,而又能控制自己,不露出一丝武断自大? 你与古代和现代的作者们多么不同呀!^③

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 A. D. - 1770 A. D.)与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 1721 A. D. - 1793 A. D.)是当时英伦三岛公认的史学祭酒,前者的《英格兰史》(*A History of England*)与后者的《苏格兰史》(*A History of Scotland*)一直被吉本视为历史写作的典范。这两位史学泰斗亦皆对《衰亡史》大加推崇,令吉本深受鼓舞。

《衰亡史》首卷获得肯定,给予吉本继续写作的动力。接着,他在1781年出版第二与第三卷,复于1787年完成第四至第六卷。这部巨著前后耗费了吉本二十年的光阴。他晚年回顾此一努力,自信“完成了一部艰辛与成功的著作”^④。

后世在讨论18世纪史学时,吉本经常被拿来与休谟和罗伯逊相提并论^⑤。不过,在近代欧洲史学上,吉本的声望实际上已超越此二位私淑导师。

① Derek Roper, *Reviewing before the Edinburgh: 1788 - 1802* (London, 1978), pp. 227 - 235.

② *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 selected and arranged by William Hadley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26), p. 210. "To the Rev. William Mason. Feb. 18, 1776".

③ "The Hon. Horace Walpole to Edward Gibbon, Esq. 14/2/1776",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Edward Gibbon, Esq.* (以下简称: *Miscellaneous Works*) (London, 1814), vol. ii, pp. 154 - 155.

④ *Autobiography*, p. 1.

⑤ 例如: Friede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New York, 1972), Chapter 5; Denys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VIIIth to the XVIIIth Century* (London, 1977), pp. 174 - 185; Donald Kelley (ed.), *Versions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enment* (New Haven, 1991), pp. 457 - 474.

在“不列颠史家三雄”中,休谟在今日主要是以哲学传世,罗伯逊的史著则几被人遗忘,唯有吉本的《衰亡史》迄今盛名不衰^①。

《衰亡史》问世迄今,已历经两百多年,但吉本其人、其书及其所提之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1976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为庆祝《衰亡史》首卷两百周年,曾出版纪念论文集^②。吉本逝世两百周年(1994年)时,英国牛津“伏尔泰基金会”(Voltaire Foundation)更举办研讨会,邀集专家学者探讨吉本的学术成就^③。同年,英国“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也在吉本母校牛津大学举办学术会议,讨论吉本与罗马帝国相关问题^④。

经过两百年的考验,《衰亡史》俨然成为近代欧洲历史与文学的经典。1995年,英国“企鹅图书公司”(Penguin Books)将《衰亡史》合成三卷,重新编辑出版,并将之列入深受欢迎的“企鹅经典”文库中^⑤。《衰亡史》的列入“企鹅经典”系列,相当程度反映了现代人对这部书的历史定位。

二、古罗马废墟上的沉思

《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写作,众所周知,有一个浪漫的起源。1764年秋天,吉本抵达罗马,继续他的“大旅游”(Grand Tour)行程。根据他的回忆,在10月15日的黄昏,他来到古罗马废墟,在卡皮托山(Capitoline Hill)静坐沉思:

那是在罗马,1764年10月15日,我正坐在卡皮托山的废墟上沉

^① Hay, *Annalists & Historians*, p. 184:“作为一个历史家,吉本的声望与价值长过了休谟与罗伯逊。与他们的著作不同的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仍留在今日学生们的书架上面。”

^② “Edward Gibbon an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Daedalus* (Summer, 1976).

^③ David Womersley (ed.), *Edward Gibbon: Bicentenary Essays* (Oxford, 1997).

^④ R. McKitterick and R. Quinault (eds.), *Edward Gibbon and Empire* (Cambridge, 1997).

^⑤ David Womersley (ed.),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3 Volumes (Harmondsworth, 1995).

思,忽然传来神殿里赤脚僧的晚祷声,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写作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①

古罗马废墟的景象令他十分震撼,一时灵感涌发,心生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不过,”他补充说,“我原本只计划写这座城市的衰颓,而非罗马帝国的衰亡;而且,我的读书和思考虽开始朝那个目标,但因旁务的干扰,经过数年的蹉跎,我才郑重地投入这件艰巨的工作。”^②吉本《自传》中这简短的一幕,因《衰亡史》的成名而留芳,为后世传颂不已。

“卡皮托山的沉思”这一段文字,成为诸多讨论《衰亡史》问题的一个焦点。在《自传》中,吉本将“罗马之旅”美化成一个朝圣似的旅程,再把“卡皮托山的沉思”,描写成一种近乎宗教改宗般的经验。此一经验,他告诉读者,是驱使他投入罗马帝国史的动力。这一段传神的表白,曾获得许多读者的认同。不过,20世纪史家对此一情节的真实性,提出不少质疑。

《自传》是吉本有关自身学思历程的一个自剖。在这部自述中,学界一般认为,吉本对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曾经过一番刻意的塑造,其间有夸大之处,细节也不尽详实^③。“卡皮托山的沉思”一节尤其引发质疑。有学者主张,1764年10月15日这天,吉本其实并没有到卡皮托山^④。吉本在罗马写的书信与日志中,找不到他在这天探访卡皮托山的记录。事实上,根据与吉本同行的威廉·吉斯(William Guise)的日记记载:10月15日早上下雨,吉斯和吉本是到罗马的一处画廊看画^⑤。换言之,“卡皮托山的沉思”一幕,可能是吉本虚构的情节。

① *Autobiography*, p. 160.

② *Autobiography*, pp. 160 - 161.

③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p. 7 - 11; Patricia 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Baltimore, 1982); J. W. Burrow, *Gibbon* (Oxford, 1985).

④ 吉本自传的一位编者 Georges A. Bonnard 怀疑吉本的“卡皮托山废墟沉思”,只存在他自己的想象里: Georges A. Bonnard (ed.), *Edward Gibbon: Memoirs of My Life* (London, 1966), p. 305. 吉本专家 Jordan 也认为吉本这段文字“想象多过事实”: Jordan, *Edward Gibbon and His Roman Empire*, p. 20. 其他主张吉本的记载可能是虚构者还有: H. R. Trevor-Roper, “Edward Gibbon after Two Hundred Years”, *Listener*, 72 (1964), pp. 617 - 619, 657 - 659; E. Badian, “Gibbon and War”, *Gibbon et Rome* (Geneva, 1977), p. 103.

⑤ 转见: Craddock, *Young Edward Gibbon*, p. 222.